

方从书
圆

花山文艺出版社

谁 红颜为

耿晓星 * 著

与命运抗争的女孩林霏霏，为了多病的父亲、下岗的母亲，在成为经理赵成浩的“收藏品”后，发现青春和美貌是自己的惟一财富，是获得物质和精神双重满足的资本，于是开始了游戏男人的人生……



红颜为诤

耿晓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颜为谁/耿晓星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方圆丛书·问题女孩系列/刘斌武主编)

ISBN 7-80673-379-5

I. 红... II. 耿...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88799 号

丛 书 名 方圆丛书·问题女孩系列

书 名 红颜为谁

著 者 耿晓星

责任编辑 刘斌武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田 晗 李文侠

封 面 画 王建新

责任校对 李 鸥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31 千字

印 张 5.87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8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73 - 379 - 5 / I · 211

定 价: 1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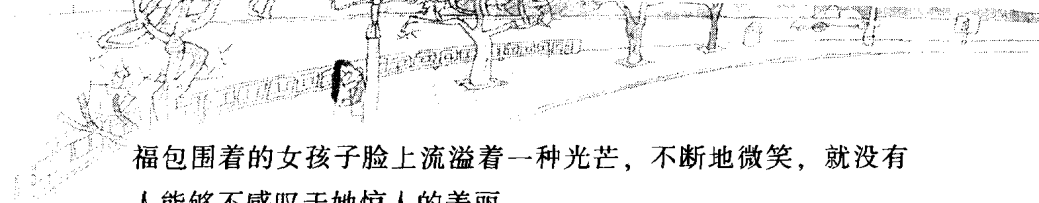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这一群年轻人的热闹多多少少和水叮当酒吧的气氛有些不相宜。酒吧的布置是偏于朴素那一类的，岩石的墙面，穿了干辣椒和玉米挂在墙上作饰物，薄薄的木制的灯罩将原本就昏暗的灯光晕染得更加朦胧。靠墙是一个个木篱笆围起来的小小单间，只在厅的中间摆着两张圆桌，铺着风格粗犷的麻质桌布。现在这两张桌子中的一张就被这群年轻人占据着，他们的喧嚣和这间酒吧的素朴安静略有冲突，那个不太年轻的侍者就一直有些紧张，怕其他的客人会表示出他们的不满意。然而没有，似乎今天晚上来这里的客人都有着很好的涵养。或者，客人和他一样，是原谅了他们的年轻。

这真的是年轻的一群。汁液饱满的脸庞即使在酒吧暗黄的灯光下，也依然流泻出熠熠光彩。圆桌中央被一只硕大的蛋糕占领着，侍者在远处微笑，并不走过来提醒他们水叮当酒吧不让食用外带食品，同时饶有兴趣地猜测着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在过生日。

这并不难。任何一个人在他们中间轮流看过去，就会迅速准确地作出判断。那是一个女孩子，在一大群牛仔裤文化衫当中，她穿一件宝蓝色的式样复杂的裙子。她还年轻得没有学会简约，虽然裙子很漂亮，却显得刻意了一些。但是被一大堆祝





福包围着的女孩子脸上流溢着一种光芒，不断地微笑，就没有人能够不感叹于她惊人的美丽。

他们开始点蜡烛了，那张圆桌明亮了些，蜡烛的柔光让每个人都变得生动起来。在一片“Happy Birthday”的歌声中，女孩儿林霏霏睁大她美丽的眼睛，含羞带笑地左右顾盼了一下，就闭上眼许愿。祝福的歌声突然停止，只有林霏霏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的声音，闭了眼睛的她在烛光的映照下像一个熟睡的婴儿，那张脸细嫩得完全看不见毛孔，饱满得没有一丝皱纹，因为心愿许得虔诚，透出一种圣洁的光。

二号单间里传来两记清脆的击掌声，侍者不情愿地从那个女孩身上移开目光，走到二号单间门口，微微弯了腰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二号单间里只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不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用来交谈或者做其它的什么，所以他的门一直是敞开着的，他的眼睛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那个穿蓝衣的女孩。他不看待者，目光仍然在林霏霏身上徘徊，只竖起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简单地吩咐说：“两杯威士忌苏打，要快。”

林霏霏许完愿睁开眼，掌声立刻就跟上来，然后大家哄笑着去吹蜡烛，抢蛋糕，很像鸟儿归巢前最后热闹而忙碌的鸣叫。旁边有人叫“霏霏”，林霏霏一扭头，鼻子上就被抹了一块花花绿绿的奶油，人们愈发笑成一团。

林霏霏笑骂着，想招呼侍者要餐巾纸，却发现手里已经被塞进了一块手绢。不用拿到眼前来看就知道，这是一块旧手绢，它柔软的程度和它与手心接触时的熨帖都充分说明了这点。林霏霏用它擦去鼻子上的奶油，一股好闻的肥皂味似乎突然唤醒了她的记忆，她抬头去看蓝翔，这块手绢的主人，才刚刚意识到，蓝翔今天晚上似乎一直很沉默。她实在太快乐了，

有点儿忽略了他。林霏霏冲蓝翔歉意地微笑，蓝翔也对她笑，很理解的样子，神色间是一如既往的深情款款。

林霏霏于是安下心来，马上又融进一群人的欢笑中去了。今天她是主角，而且，她确实太快乐了。今天是她十八岁生日，而十八岁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啊。虽然十七岁，十九岁，每一岁都只有一次，但十八岁仍然不同。这个年龄意味着已经长大了，却还拥有着可供挥洒的大把青春。每一个人在十八岁的时候都会以为自己还有一辈子可以美丽。

侍者把两杯威士忌苏打酒送上来。那是两只镶金边的漂亮的高脚玻璃杯，清澈透明的液体也散发出高贵的光泽。中年男人微微一笑，把其中一杯稳稳地端在左手上，又用右手捏起另一只杯子细长的颈，站起身径直走到林霏霏身边，将右手的杯子递过去，微笑道：“小姐，我可以敬你一杯酒吗？祝你生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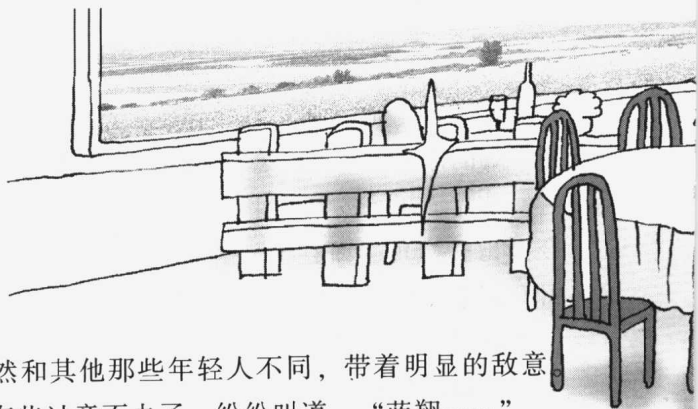
一桌人都愣了一下，但随即就响起一片掌声和笑声。年轻人太容易被感染，况且又是今夜这样的氛围，况且人家又是一片好意地来祝你生日快乐。

林霏霏脸红了，显得愈加娇艳。略显局促地说：“谢谢。可是我不会喝酒啊。”林霏霏并不是一个有很多经验的女孩，若在平时，这个男人肯定会吓她一跳。但酒吧里昏黄的灯光和低缓的音乐让这一切变得不那么突兀了，她的拒绝仅仅是因为她确实不会喝酒。

中年男人这才发现，他们的圆桌上摆着的都是些冰淇淋、爆米花之类，喝的是红红绿绿的果汁。但他还是坚持说：“不要紧的，只是一杯淡酒。”

“你是谁？她为什么要喝你的酒？我们怎么知道你的酒里有没有蒙汗药？”





说话的人显然和其他那些年轻人不同，带着明显的敌意。连他的伙伴们都有些过意不去了，纷纷叫道：“蓝翔……”

中年男人却显得大度。他把端向林霏霏的酒又端回来：“那么我喝酒，这位小姐喝果汁好了，今天在这里碰上，也是我们有缘，我只是想表达我的祝福。”

蓝翔就只好再坚持，虽然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快。他很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快，但众人的笑声瞬时淹没了他的思路。笑声中，林霏霏站起来，大方地端起自己面前的鲜榨哈密瓜汁同他碰了一下，然后喝了下去。那男人也一口干了自己杯里的酒，微微颌首笑道：“谢谢。”然后他把空杯放下，将左手里的杯子移到右手上来：“我这里还有一杯酒，为了你的美丽，干杯。”

中年男人彬彬有礼的态度使他的这句话丝毫不显得唐突，而且夸赞一个女人的美丽是永远不会遭到反对的题目，大家又都笑起来，林霏霏红着脸再次和他喝了一口哈密瓜汁。

只有蓝翔皱起了眉头。但那中年男人喝完这杯酒，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二

生日聚会，奶油蛋糕，中年男人的祝福，终究只是小小的一段插曲。生活就是这样，偶尔会突然地绚烂一下，以此让你活得充满希望信心百倍无怨无悔，但这绚烂总如烟花，只在一瞬间就走完了它的全过程，令人空自低徊不已。而烟花散去，剩下的就是作为它的底色的黑色天幕，不动声色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了。林霏霏也是这样，她拆完漂亮的包装纸，体会完那些意想不到的礼物带给她的惊喜，还是要回到她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去。事实上，她已经越来越感觉到生活加在她身上的重量了。

林霏霏是职业中专三年级的学生，学习涉外管理专业。最初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父母劝她学财会，认为那是一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来糊口的学问。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林霏霏认为如果让她每天同那些枯燥的阿拉伯数字打交道她一定会崩溃，而涉外管理，既“涉外”，还“管理”，听起来就好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从这窗口里望出去，就是她充满了新奇向往却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五彩斑斓的生活。林霏霏终于没有听从父母的劝说，而是在志愿栏里填了“涉外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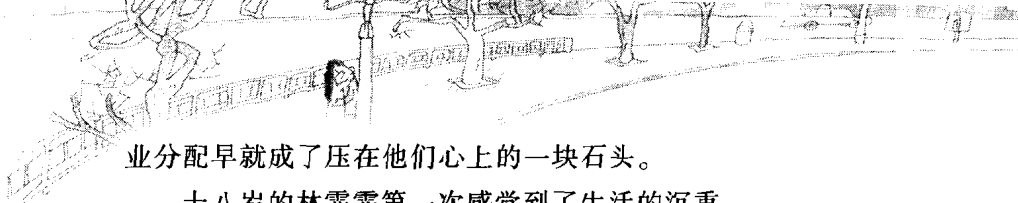
所有的任性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生活终于以它的严酷让林

霏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在她十八岁生日的一个月以后，毕业班开始了实习，林霏霏眼见着财会班的同学纷纷联系好了实习单位，而她们班却一片沉寂，才明白了父母当初的苦心所在。涉外管理班是职业中专颇受瞩目的一个班，班里的学生普遍漂亮、活跃，学校里年轻的男女老师都喜欢上这个班的课。三年来他们也没少给学校争荣誉，市里举办的歌咏比赛、演讲比赛什么的，他们总能旗开得胜地抱着奖杯或者奖状回来。所以他们平时是很有一点看不上财会班的学生的，认为他们呆头呆脑，了无趣味。虽然算盘打得很好，所有的学生都在毕业之前的珠算定级中通过了一级，但涉外班的同学一致认为，几粒木头珠子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让他们拨拉那几个算盘子，肯定早就拨拉成能手一级了。

但关键时刻他们惊讶地发现，平时不起眼的财会班学生突然就成了抢手货，许多公司、企业来学校要人。据说那些单位的理由是一样是财会专业的学生，中专生比大学生听话，好管理，没有自恃清高眼高手低的毛病。相形之下涉外班就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少人问津。想想也是，哪个单位会空出“管理”的位子来等待着一个中专生呢？而这座中等城市的“涉外”活动终究也有限。涉外班的同学第一次觉得在同年级的财会班面前失了面子，三年来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他们都走在财会班前面，真正决定输赢的时候却输得惨了，这才知道，以前那些奖状奖杯都是算不得数的。虽然这一次也不过是实习，但谁都知道，这多少也昭示了将来的命运。况且实习得好了，留下来工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林霏霏是班上的佼佼者，但她也只能和同学们一道惶然。她的父亲是普通的机关干部，母亲在一家不太景气的工厂当会计，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就是毫无亮色的两颗沙砾，女儿的毕





业分配早就成了压在他们心上的这块石头。

十八岁的林霏霏第一次感觉到了生活的沉重。

课已经结束了，但学还在照常地上。所谓上学，也不过是每天到学校来呆着。职业中专平时的学业就不很紧，临到毕业人心涣散，财会班早有一半人都不到学校来了，来了的也都在聊天，写毕业纪念册，空气中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伤感。但涉外班的同学却来得很齐，像是不约而同地在做最后的坚守，脸上都罩着一层与年龄不符的凝重。

今天下午林霏霏没有到学校去。中午她跟妈妈吵了一架，做母亲的在一筹莫展之际，重新把三年前的旧账翻出来，对林霏霏说如果当初听了她的话学财会，也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她不知道林霏霏现在最不爱听的就是这话了，母女俩各自把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向对方撒去，而一贯宠爱林霏霏的父亲只是拼了命地吸烟，一句话也不说，她一气之下饭也不吃就跑了出来。但她不想去学校。虽然毕业分配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谁也不轻易地去碰触它，但每个人的眼神却都分明写满了心事。林霏霏今天怕了那种气氛。

她骑着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会儿。初夏的天气，空气干燥而灼热，隐隐浮动着令人烦躁的气息。林霏霏追逐着一只翻飞在干热空气里的塑料袋，然后准确无误地用车轱辘在它身上轧过去。然而她终于有些厌倦了，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季节。最后她来到街心公园里在石凳上坐下。一些老人在那里唱歌，林霏霏喜欢周杰伦的歌，但她发现这些老人们的歌也很好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康定情歌》什么的，虽然和周杰伦相比古老得像是另一个星球的产物，但是完全可以让她不很寂寞地消磨这一个下午了。

林霏霏没有注意到老人们在纷纷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夏天

的天气就是这样变幻无常，她发现歌声已经停止的时候，恍惚间看见天边有一团灰乎乎的东西涌过来，十八岁的林霏霏模模糊糊地想，这大概就是未来生活的具体颜色和形状了吧。而这时候，硕大而冰凉的雨点已经砸了下来。

林霏霏木然地向家的方向运动，仿佛街上人们慌乱地奔逃与她毫无关系。家总是在那里的，风雨总还是有地方可以躲避的，所以十八岁的女孩林霏霏心的底色还是温暖的。她可以跟妈妈吵架，但家还是可珍惜的。

骑到自家楼前，她已经变成了一只落汤鸡。一头半长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几乎挡住了她的眼睛，所以她竟然没有看见楼门口还站着另一只落汤鸡。那个人走上来跟她说话，林霏霏被吓了一跳，仔细看去，才发现是蓝翔。林霏霏拍拍胸脯，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我以为碰上抢劫的了呢。你在这儿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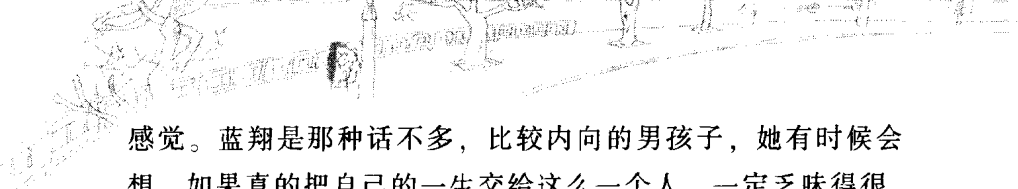
蓝翔将她上下打量了几眼，才说：“你没去学校，我怕你是生病了，过来看看。可是你妈说你中午就走了，你去哪儿了？”

林霏霏生出几分不耐烦。自己连半天的自由也不能有吗？一定要跟别人说清楚吗？可是看看全身透湿的蓝翔，不由又有些感动，就如实说：“我去街心公园了。”

蓝翔看着她，神色间充满了解，什么也不再问，只说：“快回家换衣服吧，当心着凉。”就要走。林霏霏怔了怔，才想来说：“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找雨衣。”蓝翔回头冲她笑笑：“不用了，反正已经湿透了。”然后就一头扎进雨里去了。

林霏霏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男孩子看她的眼神就多了内容，并经常像这样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她身边。林霏霏朦胧懂得他的意思，但是她却拿不准自己对他的





感觉。蓝翔是那种话不多，比较内向的男孩子，她有时候会想，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么一个人，一定乏味得很。但蓝翔细心不动声色的体贴，又往往令她感动，甚至生出一些依赖。

出了一会儿神，林霏霏转身上楼了。她的脚步基本上是轻盈的，并没有被雨水滯涩住。和妈妈的吵架原本构不成什么伤害，而关于毕业分配，林霏霏烦恼是有一些的，但十八岁的天空毕竟是太广阔了一点，前面的路毕竟还太长了一点，林霏霏没有办法不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幻想，没有办法不认为这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她的日记本上端端正正地抄写着的是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正是对生活 and 诗深信不疑的年龄，她毫不怀疑“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三

张一凡来到校招生就业处，对接待他的梁老师说，他是凌云宾馆的部门经理，希望能找一个涉外班的学生去他们那里实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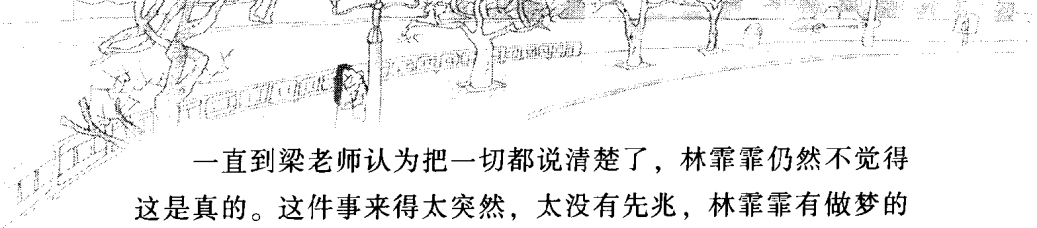
凌云宾馆是这座中等城市惟一的一家四星级宾馆，几乎所有牵涉到外国人的活动，都是在这家宾馆进行，自然是涉外管理班的同学最好的去处了。梁老师急忙让座，倒水，问道：“不知道是要男生还是女生？要几个？要不要到班上去看看？”

张一凡微微一笑，摆摆手：“我想我说清楚了，我们只要一个，这个人我们事先已经考察过的，就是贵校的林霏霏同学。”

梁老师明白了，一定是林霏霏的家里先找好了，用人单位再到学校来走个过场。梁老师微微有些失望。涉外班有四十几个学生而他们只要一个。毕业班的去向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和下一届的生源，他是真心希望同学们都能有一个好的去处的。但无论如何这也算开了一个好头，梁老师于是热情依旧：“您稍等，我这就去找她。”

张一凡站起身：“不必了。希望学校的功课一结束，就让她到宾馆去找我。”他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梁老师，就告辞了。





一直到梁老师认为把一切都说清楚了，林霏霏仍然不觉得这是真的。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太没有先兆，林霏霏有做梦的感觉。她又问了一遍：“梁老师，您说的是真的？”

梁老师温和地笑一笑，把张一凡的名片递给她：“学校已经没什么事了，你这一两天就去宾馆报到吧。”

林霏霏离开梁老师的办公室，还是有做梦的感觉。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这张印制精美的名片，像牵住梦里的一个情节，怕一睁眼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她的脚步越来越快了，掩饰不住的快乐从她的嘴角眉梢流出来，到了最后她小跑起来，每一步踏在地面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放学以后她约蓝翔一起走，俩人骑车走到菊花胡同的时候，林霏霏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这段路是林霏霏每天上学最喜欢的一段，车稀人少，还有浓浓的树阴。但她说完以后，蓝翔没有表现出她想像中的高兴，他微微皱起眉头，把张一凡那张漂亮的名片反复看了几遍，才问：“霏霏，你认识这个人？”

林霏霏还没有从那种快乐带给她的眩晕感里走出来，她简单地：“不认识。”

“那是你们家里替你找过凌云宾馆？”

林霏霏想了想，肯定地说：“没有。如果有他们不会不告诉我。”

蓝翔看着她，慢慢地说：“那就奇怪了。凌云宾馆为什么会点名要你去呢？”

林霏霏只顾高兴了，这个“为什么”她还没顾上想。蓝翔一说，林霏霏也奇怪起来：“就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她怔怔地看着蓝翔。

见她有些不安，蓝翔又安慰说：“别想了，凌云宾馆是市

里最大的宾馆，谁还能把你怎么样不成。究竟怎么回事去了就知道了。”

最初的高兴一过去，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林霏霏确实想不明白，她是如何被命运之神垂青的。她没有听见蓝翔后来的话，只顾低头琢磨自己的心事。这时俩人已经穿过了菊花胡同，来到繁华的马路，她突然就觉得自行车撞在了什么东西上，还没容她反应过来，已经连人带车倒在地下了。

林霏霏连忙抬头，才发现她撞在了一个逆行骑车的小伙子身上。因为是逆行，那小伙子自知理亏，没说什么，从地下扶起自己的车子走了。蓝翔忙过来扶她，神色间满是关切，急急地问：“你怎么样？摔伤了没有？”

林霏霏坐在地上苦着脸，手捂在腿上，凄凄惨惨地说：“哎哟，疼死我了，可能腿摔断了。”

蓝翔急得脸色都变了，说：“你别怕，我这就去叫车，咱们去医院。”说着就站起身来，要拦出租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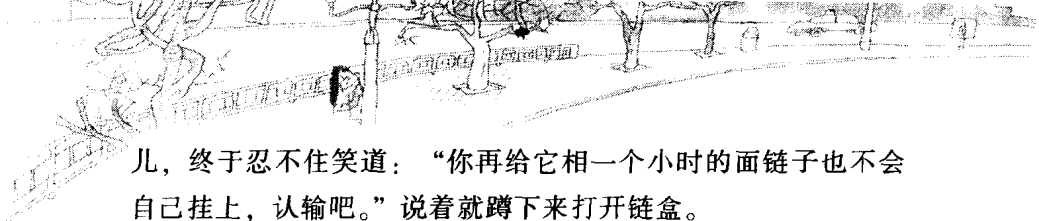
林霏霏从地下一跃而起，哈哈笑道：“骗你玩儿的，我的腿又不是泥捏的，哪有那么容易就断了。”

蓝翔气得咬牙，伸出手作势要打她，林霏霏咯咯笑着闪开了，骑上车子要跑。但车子却只蹬不转，险些又将她摔下来。蓝翔在一旁看得清楚，是链子掉了，车把也被摔歪了。

林霏霏一脸沮丧地又下了车，可怜巴巴地看着蓝翔。蓝翔只是在一旁笑，却不上手，说：“你的车子又不是泥捏的，哪有那么容易就坏了，它是骗你玩的。”

林霏霏狠狠地瞪他一眼，说：“现在的男人真是不可救药，一点也不绅士。”就赌气蹲下身自己上链子。可是这种带链盒的车子林霏霏其实是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她蹲在那里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不知如何下手。蓝翔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





儿，终于忍不住笑道：“你再给它相一个小时的面链子也不会自己挂上，认输吧。”说着就蹲下来打开链盒。

林霏霏退到一旁，看着蓝翔抬起后轱辘，摇动脚蹬子。他脸上的表情很专注，动作很熟练，修车这样一件工作让他做得很美。林霏霏看着，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

蓝翔已经上好链子，又给她矫正了车把，骑上试了试，然后将它交给林霏霏：“以后骑车子当点心，今天是和自行车撞上了，要是和汽车接个吻，你这条小命不就交待了。”

林霏霏抢过车子冲他做个鬼脸：“你怎么跟我妈似的，还没老呢就这么啰嗦，烦不烦人啊。”说完蹬车就跑。

蓝翔从后边追上她，笑道：“刚过河就拆桥，狠了点吧。”说着轻轻用自己的车把挂了一下她的车把，车子一歪，林霏霏被吓得尖叫起来。